

臨陣跳於其上而睥草木以爲薪槵之資胡以嚴往烈而象幽光寧獨其家孫子之感且愧而已惟刻詞于石以表於其阡庶其免夫子謂公之魂氣既常栖遊於茲阡生翹末襲猶知呵庇崇護而不敢狎而未免於罔聽石泐之患然以其烈如此而事已不在史氏記才及百年而昧陋如慎中者非張君以告則莫由聞而藏衣冠之域又當絕去城郭在遼墟桀莽之間鄉里後生與四方之游客有講古尚友之好者入其境登其山而不知有斯人之墓忽焉過而不致其肅則無以告之者之罪也至於時移事改此石幸不顛踣或不幸而仆猶不爲風霜之所剝蝕訪古之士或得之於蒙叢蔽翳之中模而傳之復出於人間雖史氏所不記而一旦震耀旌節播爲奇聞異蹟卒可以補其遺而終以不沒於後則吾黨之所圖庶不爲無益於是爲撮其事而論其意書以授鄭西君使歸刻焉而表於其墓

林履坦處士墓表

士之篤行敦常不數其性全其所受之懿以自淑而沒其身卒以所處卑約無所聞於人者多矣其心之憾與不憾蓋有異焉有以淑其身而亦有所冀於外與待於後於其無聞憾可知也不冀於外無待於後聞然以自淑不知有聞之可矜而異憾於無聞誠於此無憾而後可信其爲善之足於性足於性而爲善則其所爲有以